



天明

第二卷



次	目
陳州三日	徐玉諾
孩子的消息	蕙之
血淚	萬亭
牆角消夏散記	徐玉諾
讀書偶識——周代貴族的風度	文甫

風格與表現

趙蔭棠譯

現已出版了

每冊實價六角

北平石駙馬大街
東口內九號華嚴書店發行

出版 每月兩冊。

報費 零售本市每份大洋四分，外埠五分

。預定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

編輯者 明天社

發行處 北平東板橋火藥局十二號

分發處 北平西單白廟胡同喇叭書店

代訂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通信處 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

陳州三日

繩武我弟弟：

我要仿「揚州十日記」作「陳州三日記」已於前信提起；後來覺得日記式的文字沒有趣味，實在那件事也是虛驚，現在只簡單的告給你：

舊曆八月初七日那天夜間，從亂夢中我被人，牲口複雜的聲音驚醒；原來是西隔壁連夜逃來十幾輛逃慌車，已經是下一點了，還不曾吃過晚飯呢。白天我也知有逃慌的事情，但不知有這樣的多。

第二天清早起來，我就看見我這門前也一輛挨一輛的扎着車；有個婦人懷裏抱着幾隻小孩，據說還沒有滿月呢！——她趁着順街照來的黃嫩的陽光曬暖，左手攬着懷內小孩，右手端着一碗清水；似乎那裏還泡着乾饅。走了幾道街，到處都坐滿了人；幾乎沒有空地。他們底面色蒼白，他們底眼睛都是驚異地呆着。

快到晌午的時候，城開了一道；那逃慌的人，正如黃河打開了口子一般地，向城內流着。擠擠推推地，淨是破鋪襯爛套子在活動；有的扛着，有的背着，有的抱着，有的挾着；有些婦人還扯着孩子，——有的小孩纔會走，男人還用腳踢他；嫌他走的慢！——還有些老婆婆被人背着，有些老頭兒被人攬着。門是一會兒就上了；進不來的在城外齊哭亂喊；進來的却都慌得魂不附體，遇着空地就躺在那裏。白熱的日光不客氣的照着，塵埃捕土，正像從地獄鬼門關那條路上一般

的捲天翻着。

凡人都看見的，有許多民團在坑邊用蒲包裝土，預備封門；這值得他們犧牲了田間的秋收和他們自身的一切呢。

這天夜間，老母牛因為牛犢丟在鄉裏，澈夜噉——噉——的悽悽慘慘地叫着；小孩子也因為沒有安適的睡覺和充足的乳吃，哇哇不住地哭着；鬧得一夜不能睡着。

第三天就是這樣，一天不會開門。

初十這天逃慌人民，假破門子，哭着要走；因為他們進來的時候，只帶來些破鋪襖爛套子，却不會帶着鍋碗和吃食。有的甚至連一個銅元也沒有，他們餓的受不住！他們底牲口，也將因為缺乏草料而餓倒。直到這天晌午大錯，還是因為省裏來了兩汽車兵，才開開城門，放他的出去。學堂裏的先生，原來前一天特由縣政府特別許可，坐汽車走了幾位；到這時，學生也都走完了。

確實，「老淌」離這城還有六七十里呢。

下面又是些過節：

我也是這天出來了；但我並不是怕老淌把陳州打破——小西和他奶奶都在這裏，我自己如何逃得了——因為父親聽說老家新丟了姪孫，又喪了媳婦，滯意要回去；我必須送他，也就趁這學生不在這裏，我脫逃了。

出了陳州城，我才認識這秋陽的燦爛。半人恁深的黑黃豆，綠豆彌呈着露水；葉，花，莢角都是一般光亮而且有生氣；芝麻也都長一人恁深，角子累贅着。父親坐着土車，我在後面走着；

我們走的淨是蚰蜒小路。……繩武！你知道我是多麼會享受這田間的風味！我望着滿結穉子，無邊的秋天的海，我矜持着這幽默的喜悅，簡直是一步一個天堂。吃米帶糖花，異味美不勝收；但我絕不因爲多得了，而上慌。

走過些地方，我買個白梨吃着；又走些地方，我買兩個柘榴綁在手杖上担着。繩武，你知道這小小行徑，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紅色深桐皮鞋，藏青吡及西褲，魯袖襯衫上套藏青西式背心，疏編辯纒麥楷平頂草帽，渾身到下沒有一點教鄉下人認識而表同情的東西；因爲這兩個柘榴，他們驚異目力有了集中的所在，我便被他們諒解而且親近了。

「這兩個柘榴多麼大！」我進莊村，聽見有些男人這樣說；還有些青年農夫說：「這兩個柘榴多麼好！」其實他們見到的柘榴非常的多；這樣話是他們十分不得已的說，也是多量驚異思想的結果。還有些看莊稼的孩子，大聲妖氣地叫着：「柘榴；」「柘榴！」我還聽見一個看莊家的姑娘說：「俺家一棵柘榴樹結好些柘榴，就是不教摘；爹爹說『留着看樣！』媽媽說『等到中秋節送給老娘去！』經過個地方，『可惜俺家兩棵柘榴樹；一棵去年死了，一棵連一個沒有結！』一個四十多歲正在割穀子的婦人對她同伴這樣說。你說我像不像就是他們的親戚？」

西華到底是個特別地方；鄉莊上的人都是眉清目秀的。在田間看守莊稼的姑娘竟至鬆着髮辮，穿着長桐洋襪，斜插着角製壓髮，同大學女生一樣，在那裏用手工針編物。

我還看見，那時已是傍晚了，有個白鬚白髮而身體高大的老人，兩手拄着柺杖，臉面斜向着天空，在田間立着；一邊一個四五十歲的情情緒緒的老婆，正向他說話。很像基督教老宿，和希伯來

那些先知；在他們，在他們心裏，我覺察着老年安寧而深奧的生活。

又一個地方，一個小孩從門裏出來，叫聲「爺——喝湯哩！」一個胖大的老者答應着，兩手正在摸搯晒在地上的朮朮葉；我恰經過他們中間，我簡直地說，「眼怎麼樣？」那老者說，「那哩客？」——我底眼早壞了！」他底聲音是那宏大而且溫和，在幾十秒鐘間，我倆的心情十分彌縫地協和了。

又一個地方，對面來了一個四十多歲似乎商人模樣的人；他已經走過去了，他說「你這位大人，待這個老漢親嗎？」我說「是我的父親。」他說「啊，你在地下走着，怪道弄恁大職衣，這心特好！」這人固然是多事；但是繩武！你要相信：我是有着一幅多麼清貧而且貴重的面貌，深沉慈靜的眼睛和情緒；在裏面又有這樣寶貴——遇見悲哀便美化了——的心！

玉諾，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孩子的消息

憩之

想在經濟勢力的漏洞裏，鑽研，偷生，結果還是鑽不出牠的緻密的網羅，這就是我的命運。上學，結婚，借債，教書，結果還是受窮。不敢想，想着的便是：放下教鞭，立地成丐。實在說，如果我單人獨身的，乾乾脆脆的，成個乞丐——行乞僧一樣也好，歌吟詩人一麼也好，甚而至於沿街叫喚，舖門開花臉也好——我真要把無威權，不值錢的賤東西丟棄了。但是如果我一日成個乞丐，決不能像那樣的飄然，那樣的無責任；債主們或者更嚴厲的聚到我的周圍，興問罪之師。法律原來

是保護富人的，那時候，恐怕是不入獄誰入獄了。

愛情是神聖的，這種迷信之夢，我早已打破了。夫婦之間，在無錢的時候，雖然直接的不能互相加怒，而那窮虫總鑽得教你滿身不舒服；到結果，還是間接的互相表現出來。噯呀，這種時間，決不能延長了；一延長，客氣便變成不客氣了。反過來，設若你有了錢，即在最短的時候，買點好東西在一塊吃吃，或去公園逛逛，兩個人便覺得滿身輕鬆，一舉一動，都是合式的。

我的夫人倒是個最能吃苦的，自從她知道我的經濟狀況之後，終天兢兢業業的替我打算，替我節省，自己刻苦的令我難受，因此言談之間，就稍微起點衝突，但不久即會平息，因為在工校，房子是學校的，朋友又少，每月總還能還些外債。自到北平以來，她所希望的職業又沒達到，化費又大；她的性情一天不好一天，我們的口角便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朋友評論着我的家庭是變態的家庭，他們真不知道我們的芥蒂還是起於經濟。唉，與其在一塊受窮，開口角，還不如暫時離開，以圖恢復經濟，間接恢復感情。於是讓她回河南作事了。她走了，帶着個剛滿兩歲的孩子與一個未來的孩子走了。人家有錢的太太，在這種特別時期裏都從外省往北平來，北平有醫院，於生產上是安全些。但我竟讓她走了。未走前，也有些猶豫吧。我們的老師，是明白我們的狀況的，竟替我們決定了。

我最難捨的，就是這個剛滿兩歲的孩子：也許是自己看着他聰慧吧？誰肯說自己的孩子愚笨呢？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從他無知把他看到有知，他的一舉一動，都是你自己的精神灌注出來的。他不會說話時，先會擬汽車聲，犬吠聲，鴿子聲；擬的聲音，當然是不很肖，但他竟有種聲音去模擬

，我自己便覺得神奇。別的孩子，我想着也會這個的，因為我不注意，所以我不覺得有趣。到北京來，他慢慢的會走路了，慢慢的會說話了；看着他的練習的過程，總會教你發笑。我把鞋子脫下來時，他不會走只會爬，却能把我的鞋放在應放的地方。他會說話之後，無意中教他幾個字，他却記得非常的牢。譬如和平的平字，在報紙上被他發見時，他就大吵着：『平！平！和大門上的平一樣。』，因為平字第一次是從大門上認得的。沒有多天，他已經認識三十多個字。這些字寫在紙片，裝在小盒裏，朋友來時，他就該自炫了。他走了，這些紙片散落在屋地上，也許被別人掃在垃圾堆上了。

我和她看着孩子痛哭一場，把他們送到車站。一入車站門，我更寒心了，不惟痛惜孩子，而且痛惜大人。我拉着孩子在前走着，望後一看，她走路的姿態，真令人難為情，像在陸地上走道的鴨子一般，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彷彿一走快，就要摔跌。三等快車是有一定的，沒打票的孩子，只能在旁邊站着，晚間孩子睡覺，才沒有辦法呢！抱他吧，她怎樣能長久的抱他呢？既已到此，我硬着心腸，讓他們走；她呢，我知道，也是強裝骨氣。

他們走以後，我盼望着消息。我們的老師的信先來了。老年人，極明白人情，當然只寫他們的平安。我記得他寫到孩子的快活，說：

『……第二天，把小蠶子引到田地裏，可把他樂壞了。他看見田苗比看見市場的玩具還高興。東抓一把扁豆苗，西抓一把扁豆苗……』

又隔一天，她的信來了。寫道：

「因為沒人照顧下車，我恐怕到鄭州太擁擠，所以過來黃河橋，我和淼子就站在火車外邊了。我一隻手拿着許多東西，一隻手携着淼子。那時候，淼子太氣人，鬧着要教抱，一方面又要拉屎，拉完了，又要睡覺。一會兒到鄭州車站了，我們慢慢的下了火車。湊巧棧房有人來，把我的東西接過去，把行李取出，引我和淼子到棧房。淼子到那里不願在人家的屋，說：「媽，咱走吧，去咱家吧！」第二天，棧房的人把我們送到車站，在車站等了一個多鐘頭，淼子看住行李，我去買了票，行李過了磅，我們才上車。到開封下車後，因為行李車改在前頭，我不知道。所以在炎熱的太陽下跑了幾趟，淼子在我後頭，（我們相距約百步）哭着跑着跌着。這時候淼子真是無人顧惜了。」

一路上他也沒有什麼，就是在火車開後，他曾皺着眉頭說：「媽，火車給子子（淼子常是這樣自稱）拉跑啦，這火車真顧賴（不好之意）。」把他的小手一舉又說：「打這火車，打這火車！」——，連住說幾句，怪難受的樣子。」

她在信的末尾又告我說事情已有眉目，明天要去她的母家瞧一瞧。她的母家是在滎陽，與汝研同縣。汝研從家裏來，說到她把淼子撇給她的嫂嫂獨個回開封去了。汝研見着淼子時，淼子張着大嘴笑而不言，他兩個有十幾天沒有見面了。「淼淼子，你喝酸梅湯麼？」汝研問他。「喝，攔點冰。」他還沒想到他已到了沒有酸梅湯更沒有冰的地方，更沒想到他的母親要把他撇給陌生的姪子了。她臨上開封去時，大哭一場，這種滋味，我聽着真難過的無可言喻。我把這種事報告給已回到天津的我們的老師。老師回信說：

「文軒的事，一切我都知道，其目的仍在還賬。小淼留在榮陽，我當時非常的着急，因為文軒性質執認，我壓下去應當說的話，委婉勸她一場，大約不久即把小淼接回。此事我不願向你說，孜研既提起，只得略提一提。現在她搬到一小，任的是初一功課，不大費事。安置好的時候，即接小淼的時候……」

昨天她的信又來了，說：

「我不忍提及淼子的事，我恐怕提及他難過，你恐怕比我更難過吧！我們回榮陽的時候，我臨時雇了一個人，那個人的樣子，實在說，也令人厭他，淼子更眼生，不願他抱，一直哭到家。我抱不動他，他要讓我抱，恨起來只有打他幾頓。到家以後，喉嚨都說不出話來了。我來到開封以後，他在家又哭了兩三天，家信告我的情形我實在不敢想。我已經連往家寫了幾封信教送他來，但到現在還未見他來，也沒有回信。我心緒終日不安，有時也想着死生有命，但不禁想着此次淼子若有好歹，我更愧了。來到此處還沒有治着錢呢，先把小孩子的生命泯滅了。這是何等的懊悔吧！」

我讀到這里，想立時回去把他們接回來；眼前現出許多銀圓的浮影。一抬頭，看見銀圓的浮影慢慢的消去；立時又現出好幾個難看的人臉，每個臉上都鑄着一債主」的記號。

☆

☆

☆

☆

☆

血 淚

禹 亭

自C大元帥一度被刺之後，北京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連街上的狗也都聳起耳朵，顯出驚惶的樣子——不幾天，報上便登出十二人因涉嫌被捕的新聞。

這件事鬧動了全城，一般闊老心裏彷彿寬鬆了許多，慶幸這場危險或者可以躲過。可是據傳說這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動總有一百多人，如果不能一網打盡，終有點放心不下。好在，忠于職責的W司令雷厲風行的仍在緝捕，還可以稍釋錦注！

在十二人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天空滿佈濃雲，格外黑暗。風伯雨師也彷彿下了決心把全城的反動氣氛掃清。這時，街上除了風雨聲中夾雜一兩聲重濁而哀怨的汽車聲，不再有任何的動靜。

奚本來因為昨天不幸事件的發生，便感到苦悶。而今晚這樣的天氣，更使他心緒煩亂，有一種說不出的酸痛。他左臂靠在桌上扶着頭呆呆的發楞。他燃着了一枝紙烟，可是沒有吸，只注視煙絳曲繚繞的圍着電燈盤旋。他感到環境的惡劣，計劃的失敗，一腔熱血滾水似的沸騰起來，恨不得灑遍了全城。

一陣緊急的扣門聲，使他發生一種的異樣的感覺，彷彿空氣的密度突然增高緊緊的壓迫在他的周身。他想大禍臨頭也只有犧牲！的確，在這樣狂風暴雨的夜裏也不會想到旁人來敲門。他用力的把煙頭投在一邊，雙手抱起左膝靜待着最後的命運。

「哥哥！」出乎意外的一種聲音。這無疑的是英妹，雖然在風雨聲中聽不十分真切。他突然的站起來迎到門口去。英急忙的跑進，衣服也被雨淋濕。

他緊緊地抱住英，熱烈地去吻她。可是她和平常不大一樣，表出不耐煩的樣子。當他底胸脯緊緊地貼近她底胸脯的時候，他覺得她底心跳得利害。

「英妹，你怎麼？有事嗎？」他用右手抱住英的肩膀，左手從衣袋掏出手巾替她擦臉上的雨滴。

「你——你乘早躲開罷！」她的聲音很低微，說着兩手抱住他的腰身，把頭低在胸上。

「英妹！什麼事值得你這樣！」其實，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英放開手呆呆地坐在床上，眼睛裏浸滿了淚滴。他握着她的左手立在床邊，不轉睛地注視在她底臉上。這時風雨勢不稍減，窗外的樹被吹得東倒西搖好像猛虎嘶嘯；雨絲不住的斜打在窗紙上，發出沙沙的聲響。他們沉默着，彼此都沒有話說。

「英妹！」笑給他擦了擦眼淚安慰她：「我——我曉得你難過的什麼。不過你不要聽外面的謠言，我並沒有參加什麼活動，政府那能注意到我呢！絕沒有什麼危險，請你放心！」他說着心裏忽然也難過起來。實在，他用這樣話來隱護，真覺得對不起英；可是又那能把秘密揭示給她呢！

英氣憤地摔開了他底手，斜倒在床上：「你——你還騙我呢！從司令部傳出來的消息：這次逮捕一百多人，聽說還有你！……」

說到這裏，她底眼淚不住的湧出。呆呆地瞪着她，不知道怎樣給她一點安慰。他覺得英着實

可愛，不應該教她痛心。他也隨着斜倒在床上，用左臂攔住她，臉隈近了臉，很溫柔地說：「英妹！你太愛我了……」

英翻過身來緊緊地抱住他；「哥哥！我不是怕犧牲！本來革命就是犧牲。不過犧牲要犧牲得值！」

奚笑了，「我那肯犧牲！世上還有一個人使我留戀呢！」

風雨仍沒有止，他們擁抱着作最甜密的接吻。

二

又是一天陰雨的晚上，奚接到了幹部的秘密通知，九時半在鑼鼓巷百十二號召集部務會議，討論補救的方策。他本想七點鐘便到那裏去，但因為在路上有一點耽擱，所以趕到那裏已經八點多了。

他到的時候，叔平，伯琪，仲安，滌夫正在等候。他一進門便覺得悲哀的空氣特別濃厚。伯琪坐在會議桌的一頭，雙手伏在桌上，鎖着眉鋒正在沉思。仲安倒在桌左邊靠牆的沙發上，仰着臉望着天花板出神；左手夾的一枝紙煙，眼看一節一節的燃燒，煙灰落了滿身。滌夫在桌的左邊，低着頭，背着手不住地踱來踱去顯出焦急的樣子。惟有叔平對門口坐着，拿着一枝鉛筆在紙上亂畫，並且嘴裏遠低聲的唱着小調，態度較為鎮靜。當奚進門的時候，他們都站起來向他點頭笑了一笑。可是，這使他有點惘然了。他覺得伯琪，仲安，滌夫的笑，是一種勉強不自然的慘笑，而叔平的笑是一種輕蔑的冷笑。他很羞愧，羞愧自己來的這樣遲，遭人家的怨恨和輕視。這時他心裏非常難過，

悶悶的坐在一邊，一句話也沒有說。

「奚，爲什麼今天來的遲？我剛才還想：不是被捕，便是被愛人纏住呢！哈哈……」

叔平把眼一斜，更表示出一種輕蔑的態度，向他取笑，本來叔平爲人狡滑，奚平素對他就沒有好感，今天這樣的奚落他，更覺難堪。他氣極了，面色紅漲，一腔熱血直衝上來，不由得氣憤憤地搶起身來把桌一拍：「放屁！我現在到，遲！我被捕送

到天橋槍斃也連累不着你！我被愛人纏住也不干你底事！」

伯琪，仲安，滌夫，見他生氣，都起來解勸。伯琪走到他跟前，握住他底手很悲慟地說：「奚，你今天怎麼一回事！叔平和你開玩笑，誰嫌你來的遲！別鬧了！我們底計劃完全失敗了！剛才接到盧同志的報告，京綏路支部被剿，華甫諸同志完全被捕。咳！什麼事都完了！」說着掏出一封信遞給他，接着又回過頭來向叔平說：「叔平也太愛開玩笑了！在這時候那還顧着開玩笑呢！」

叔平斜了伯琪一眼，把眉頭一蹙，嘴一歪，顯出一副猙獰陰惡的面孔，冷笑了一聲：「哼！開玩笑！！」

他們同時都看了看叔平，沒有說話。

奚聽到華甫等被捕的消息，心裏如刀割一般，一股熱淚不由的從眼眶衝出；同時，他後悔自己性情太急，不應這樣來對付叔平。他走到叔平跟前拍了拍他底肩膀，很和藹的說：「叔平，原諒！我一時性急，請你不要介意！我們趕快討論補救的辦法罷！」

「哼！干我什麼事！」叔平又冷笑了一聲。

奚眦着他笑了笑，順手坐在椅上，抽出信來讀。他越讀越氣，把信擲在一邊，狠狠的罵：「他媽的！暗殺這一般狗東西！失敗也是光榮！」

「奚！說話要特別小心！說不定牆外有耳朵呢！」伯琪小聲的警告他。

「牆內有耳朵也不怕！死算什麼！」他底精神十二分興奮。

叔平又眦了眦他冷笑了一聲。

「伯琪，我明天到京綏路去，你今天的結果怎樣？」

「你去也好，」伯琪點了點頭：「不過恐怕去也沒有辦法！這裏的工會大部分倒都運動好——受我們的指揮，可惜槍械不敷分配，總是再設法弄點槍械才好。」

「我想……」奚剛要說話，一陣很忙促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談鋒。室內的空氣頓時嚴重起來。他們都不期然的注視在窗外。這時，叔平特別表出局促不安的神色。

不是旁人！也是他們的一位同志——邁生。

邁生喘吁吁的跑進來，帶着十二分的憤氣，氣得額上的青筋都凸起，一見叔平怒狠狠地瞪了他兩眼什麼話也沒有說，只向奚擺了擺手：「奚，你出來我和你說一句話。」

他隨着邁生出去，他們都怔愕着摸不清一點頭腦，叔平更顯着恐慌。

不多一會奚氣勢兇兇地同着邁生進來，他目眦俱裂，連臉上的肉也都在顫動。他咬牙切齒地把桌子一拍：「同志們：我想不到我們裏邊有賣黨賣同志的狗東西！我們的計劃完全被他破壞！我們的生命完全被他斷送！我先殺……」說着從腰裏掏出了手槍對準了叔平的前心。

叔平嚇得面無人色，渾身抖顫，張着嘴想說話，結果吃吃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伯琪，滌夫，仲安，慌得手足不知所措，都望着奚和邁生發怔。邁生從口袋掏出一封信遞給他們，這封信是憲兵司令部偵緝處給叔平的。

伯琪顫顫的展開信箋，滌夫，仲安驚慌失色地站在旁邊，一句一句的讀下去：

叔平先生：前所報告各秘密機關，俱已破獲並捕獲多犯多名。今又接到報告，得悉今晚九時半惡黨在鑼鼓巷百十二號舉行幹部會議。本處已選派步隊五十名全付武裝，晚十時實行包圍，務祈先生早時參加，協助緝捕，以謀一網打盡。並附送大洋一百元正，望照數查收。

偵緝處處長何啟 月 日

伯琪把信讀完氣得面色倉白，顫顫的指着叔平說：「叔平，你真對不起黨！對不起同志！……」話猶未了，奚早已扳動槍械，叔平倒栽在地！

他們更加惶恐了，都埋怨奚惹下大禍，尤其是仲安唬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奚冷笑了一笑，很從容地說：「同志們！埋怨什麼！殺死這狗東西，死也痛快！現在還有半點鐘不到十點，我們乘早散開。今晚出城，明天在南苑支部集會再討論辦法！」

三

奚本想離開鑼鼓巷立即出城。可是他總是惦記着英，不忍得不通知一聲的走開。他走到離鑼鼓巷很遠的一個商店，給了英一個電話。但在電話裏又不便說什麼，所以只好約定到她家去。

他雇了一輛洋車。他坐在車上思潮隨着車輪的轉動，一股一股的湧上來。他想到鑼鼓巷軍警包

圍的情形。他想到同志被捕的慘狀。他更想到自己前途的險惡，彷彿死神已經站在他的眼前。他閉起眼睛很坦然的想：「革命就是犧牲，死算什麼！」，可是同時，又有一個可愛的倩影，向他作柔媚多情的微笑，並且那種嬌柔溫存的聲音——「哥哥！」也隱隱約約地在耳朵裏響着。這時他又忽然覺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對於人世又發生了熱烈的愛戀。這兩種矛盾的聯想，在他腦筋裏七上八下的鬥爭，這時，他心神恍惚，精神疲倦，極力想屏絕這種無味的思索，但他總是不自主的接連的想下去。

車走了不遠，剛向東轉的時候，一輛風馳的汽車當面直衝上來。車夫急忙往旁邊躲開，僥倖沒有撞壞。可是車夫被路上的泥濘一滑全身摔倒，把他從車裏顛出來。他心裏難過極了，只見那汽車烏烏地得勝一般的跑去，車夫很可憐的在地上掙扎。他底心裏突然浮出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掠奪階級——那些安福尊榮的軍閥，官僚，富翁，經理；一個是被掠奪階級——那些終年勤苦饑寒交迫的平民。這時，他愈感到人生的冷酷，社會的黑暗，咬牙切齒的望着汽車咀咒，一直等到望不見踪影。車夫僥幸沒有受傷，他拉起他，索興還了車錢自己向目的地走去。

他一邊走一邊想，想到革命計劃的失敗，自己前途的險惡，和社會上一切的黑幕和罪惡，一陣心酸，眼淚不自覺的湧出來。他視線莫胡，幾乎連路都認不清楚！正在他低着頭走的時候，前面突然起了一陣狂喊。他好像從夢中驚醒，睜眼一開，哦！在電燈光下莫莫胡胡地見仲安很狼狽地逃跑，幾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緊緊在後面追趕，旁邊還有許多幸災樂禍看熱鬧的羣衆也隨着助威！這真使他有點驚惶，他勉強鎮靜住混入人羣裏面裝作看熱鬧的樣子，不多一會，便見仲安倒在地上，被幾

個兵給圍住，接着羣衆也擠作一團遮得什麼也看不見了。可是那軍人兇惡的咀咒和仲安悲哀的慘叫，任是人聲如何喧嚷，也聽得格外清楚！

他氣極了，按不住心頭火直衝上來。幾次想上去和他們拚命，可是終於把感情抑制下去，含着淚忍着痛地走開。

英正在門口等候，一見面便笑着迎上來緊緊地握住他底手。奚滿腔話這時竟覺得無從說起，只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待了一會才向她說：「妹妹！我今天晚就要出城，以後再見罷！」說着眼睛裏射出了淚光。

「什麼？出城幹什麼！」英顯出很驚疑的樣子。

「話太長！以後再說罷！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

英底臉上立刻佈滿了愁雲，眼淚也嗚嗚地流出。她低下頭，左手指浸在口裏，默默地沈思。半晌才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說：「哥哥，到底爲什麼？你——你來說個明白！」說着拉着他走。

他隨着她進了她底住室，坐在靠窗桌旁邊的一把椅子上。他總不樂意把經過的內幕統統的揭示出來，給她一種刺戟，使她感到苦痛。所以只怔怔地一句話也不說。

她站在他的前面，右手握着他的左手，左手搭在他底右肩上，很着急的催促：「哥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真有點爲難了。明知道告訴她，一定會給她許多煩惱；可是事已如此，也不能再掩護下去。他長出了一口氣用右手擁抱住她底腰身，臉貼近了她底臉很悲慟的說：「妹妹，我對不起你！我過去

的行動沒有公開給你。可是，我有我的苦衷，請你特別原諒！現在呢，時間迫促，我也不能原原委委報告。總而言之，政府對我十分注意，而且今天又闖了大禍，前途實在險惡，我想結果也只有犧牲！妹妹，我知道你愛我，可是我希望你保重你底前途，不要因為我而感到苦悶。妹妹，我走了！這一次離別也許是暫時，也許是永久！……」

英怔了一會，倒在床上，抽抽噎噎的哭起來。這時，他心裏好像用繩絞的一般酸痛。他後悔自己不該吐露實情，打破了她理想的幻夢。他坐不住了，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他想到自己的前途，更聯想到英將來的結局，眼淚又奪眶而出。他又後悔自己不應該參加這種活動，更不應該魯莽地槍殺了叔平，然而事已如此，也只有後悔與惆悵！他想法來安慰英，可是搜盡枯腸總不知怎樣安慰起。「妹妹，不要哭了！我底心已經碎了！」他抱起英拿手巾替她擦淚：「我愛你，實在，我為你應該慎重！不過為真犧牲也是應當的事！妹妹！請你往寬處想，不要因為我誤了你自己！」

英哭得更利害了。

「妹妹，鎮靜住！老實哭也當不了什麼！而且我也不一定就走到絕路。聽說革命軍不幾天就打到北京，那時自然就沒有危險！妹妹！頂好，我今晚出城躲避幾天。不然，我自己也危險，並且又連累了你和你底家庭！」

英聽到革命軍不幾天就打到北京的消息，心裏彷彿寬鬆了一些，轉過身來抱住他的一隻胳膊：「哥哥！死，我——我們要死在一起！你——你不要怕連累我！我去告訴爸爸，你——你在这里躲幾天……」說着擦了擦眼淚，一直的走出去。

英的父親思想很舊，胆量也很小，平常對於一般革命黨就頗致不滿；在先因為他不曉得奚的底蘊，所以對於英的行動也不很干涉！英這時去向他作如此的要求，的確自己也覺得爲難！然而已經走到如此的地步，也不能再顧及一切。

奚也曉得這種情形，但是也沒法攔住英不讓她去，只怔怔的對着窗戶出神。

英的聲音很低，說的什麼聽不真切，只聽得她的父親厲聲的說：『在先，我就看他不像個安分的學生！你要知道：革命黨是毒虫猛獸，政府還正在緝捕他們！你把他留在家裏那如何行！乘早讓他走開！你以後也不許再接近他！』

奚真覺得世上沒有存身的餘地，心裏非常難過！很想立刻走開。可是想到可愛的英，又不忍得過於使她傷心！也只好等她回來再說。

沈默，沈默，全院裏沒有一點聲息，只有英的哭泣聲和她父親在屋裏很焦急的脚步聲，嘆息聲在空氣中引起一點騷動。

『我不曉得革命黨是毒虫猛獸！我只曉得革命黨是爲民衆謀利益有血性的青年！好！把他趕出去，我同他一塊出去，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英突氣的哭着往外走。

英底母親，慌得不知所措，眼裏也流出淚來，兩頰枯瘦的肌肉也不住的在顫動。她拉住英顫巍巍說：『英，你——你總是這樣暴躁！有——有話慢慢商量！』又轉過頭來央求英的父親：『你——你爲英，也不要太難了！讓他在這裏躲幾天也沒有什麼關係！』

英的父親躊躇了半晌，才長出一口氣說：『好——好罷！讓他今晚住一夜，明天打聽打聽消

息再說！」

四

鑼鼓巷的黨案在第二天報紙上原原委委很詳細的登出來，並報告昨晚已捕護惡黨張仲安，王滌夫二名。政府對於這件事特別注意，正在嚴密的緝捕要犯——奚。

這個消息登出以後，英的父親和母親背着英開了個秘密會議。以後英底父親便出去了。

在上午十二點的時候，英底宅子突被軍警包圍，英得到了這個消息，慌慌張張地跑到屋裏抱住奚又哭起來，並且讓他躲藏。

「妹妹，你——你不用再爲我想了！到現在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妹妹，你這樣愛我，我十二分的感激你。我就是死也覺得痛快……」奚說着從腰裏掏出了手槍，想一直闖出去。可是終被英攔住，把他又推到內屋去。

英擦了擦眼淚走出來。這時幾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同着幾個穿黃色制服的巡警全付武裝氣勢兇兇的衝進來。個個都擺出兇惡可怕的面孔，兩隻眼睛炯炯發光好像兇神一般。一見英便蠻橫的嚷：

「兇手在那裏？快獻出來！」

英本來很怯弱，可是這時不知怎的，好像鬼驅神使一般，倒十分鎮靜。她很從容的說：「兇手？我們家那裏會有兇手！」

「好姑娘！」一個軍人喜皮笑臉的走近了英，握住她底的手表出很輕薄的樣子說：「剛才你爸爸到司令部報告，你還瞞着什麼呢！……」

混帳！什麼東西！……」英氣得面色紅漲，把手一摔，狠狠的在臉上給了他一掌。

「他媽的！還敢發狠！」那個軍人從腰裏掏出手槍對準了英底前心。

這時英氣極了，不能再容忍下去。拿着手槍一直衝出來。他一隻手抱住英，一隻手把槍機扳動，炮的一聲那軍人倒在地上。

接着槍聲亂響起來，英和英血肉莫胡的抱着躺在地上。

五

不幾天，C大元帥退出北京，全城都掛起青天白日的旗幟，民衆們都歡迎鼓舞的歡迎革命軍入城。這時惟有英的家庭顯出悽涼悲哀的景象——

牆角消夏瑣記

徐玉諾

一，李綠園寄風穴上人詩及其生年

友人從「汝州志」上抄來李海觀遺詩兩首，題云：「宦途有感寄風穴上人；乾隆癸巳暮春印江署中作。」風穴寺舊名白雲觀，在汝州城東八里外山中；綠園詩所謂「峰嶺千層水一浮」，可以想見那裏風景。其第二首云：

自在菴中自在身，法名妙海憶前因。

菜根較斷疎葷酒，藤蔓芟除絕喜嗔。

向日繁華皆長物，此時蠶賸亦陳人；

莆田但得便宜詩，僧臘還能度幾春。

這正是綠園先生底自傳。首聯自註云：「余生彌月，先貽贈公抱之寺師冷公和尚（若此寺即是風穴寺，距魚山尚有百二十里）賜名「妙海」，實菩薩座下法派也。」中國古代美人逸士多經這種關節，不知綠園先生也有這種來歷耶！「海觀」「綠園」或即因此命名。

會考京師，過河遇暴，舟幾覆，呼觀與在菩薩名號得救」其家固信佛也。

按魚山關帝廟前有李綠園家自建白衣閣，刻型多京師名工：碑云「長子蘇

末聯自註云：「時年六十有九」。按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次年甲午（西一七七四）先生七十歲。若自註不錯，先生當生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享年八十有四，恰好，先生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木主所記卒日當然不致有誤；生年不同，正是按舊曆推算錯了。

二、「歧路燈」脫稿前後時人對於作者之評語

楊淮集「中州詩抄」所作「李綠園小傳」中有云，「……生平學問博洽，凡經學子集無不貫通。而尤練達人情；……又著「歧路燈」一書，歷二十年，凡數十萬言；論譚姓之事，其父子與敗之由歷盡歧曲。凡世之所有，幾無不包；且出以淺言絮語，口吻心情各如其人；醒世之書也。」

呂寸田所作「綠園詩鈔序」已殘破不可句讀；今於「中州詩鈔得贈李孔堂詩」二首，其一云：吾鄉風教至今醇。萬里歸來一故人；流水高山清以越，大羹元酒淡而真。妄言沕穆欣相對，得句推敲妙如神。惟我兄君弟我，楊懸更解詎嫌頻。

記得「綠園詩鈔」中有一「與寸田話三峽山水」，時綠園已八十歲，猶豪興如此，可以相見他倆的交情。楊淮作「寸山小傳記」：「寸田以累世書香，縹緲滿一樓；日坐其間披閱吟誦。又關別墅曰「掌園」，地尚土塢，上構孤亭。環園題曰「桃花岸」，水外呼為「楊柳堤」；對面峰巒無數，巖光雲

氣相往還。種花木，鋤芳草，逍遙其中。」可以想見他兩相與吟談的背景。

三、「儒林外史」與「歧路燈」——「歧路燈」與「品花寶鑑」

「儒林外史」有意「出相」八股先生和孔孟心傳之徒，却只見另碎衣飯，不見他們的真相；因為作者既是外道，用攻擊的眼光，牢騷的心情去觀察去表現，當然不能演出他們的精魂。倒不如「歧路燈」這正人正書，要拿八股先孔孟心傳之徒做青年榜樣的；無意攻擊，却是深刻的攻擊了！無意出相，却是活現的出相了！像婁潛齋，孔耘軒，程嵩淑，譚孝移都是「儒林外史」裏時時露面的脚色，却在「歧路燈」裏活現着。「歧路燈」第二回在婁潛齋家畫着他們的烏托邦；在那裏七歲小孩都是十足的儒者！因為李綠園也是這樣的人，要抒寫自己的理想，要表現自己；反過來，倒活現的替「儒林外史」出相了。

同樣「歧路燈」有意畫出吃喝嫖賭地獄，標曰「這路不可走」，額曰「其苦不可言」；讀「歧路燈」的並不覺着苦，遇見不可走的路反起好奇的思想，想試試那裏到底陰滋味。因為李綠園對於下流生活到底是門外漢——「西湖圖酒令」紹聞數到冷泉亭該喝冷水一杯；晴霞奪過來潑了，說「就算吃過也罷，真個喝恁些做嘔哩！」這是鄉間小叔嫂及姑表姊妹的愛，並不是娼妓的本事。在城宅那賭場不相襯，那只是三家村年節街口的把戲——所以不能寫出樂趣來，更無所謂苦。倒不如「品花寶鑑」無意教訓，無意為青年指示迷津；讀過「品花寶鑑」的都從心底裏湧出「這路不能走」——「其苦不可言」來。作者李某（嘗見舊木刻本首序裏說是李元裕作，記不清楚了）是深於下流生活的，洞悉此中苦樂滋味；故書中興味越高處，苦痛越深。如李元茂第一次嫖娼，正是心痒難熬，樂意洋洋的；模糊糊糊地一陣慌張之後，只落得「一絲不掛，兩淚交流」。奚十一偷偷地貼身服侍素所垂涎的小和

尙得月，只聽得待月腹內咕嚕咕嚕的一響；待月連說不好，身子一動一股熱氣直冒出來；奚十一覺得底下如熱水一泡的光景，急忙退出；呼的一聲，標出許多清糞，撒得奚十一小肚子。奚十一承受了有此似膿似血的東西，後來竟把你東西爛得沒頭沒腦；這種不堪回想的苦楚，讀過這書的，真可以說是一生一世了。人生理知，不基於格言教訓，而基於實際經驗；文學須得自我表現，能經濟的代替經驗，方能達到訓戒效果；這是「歧路燈」作者所想到做不到的。

就是現代文史家所碍口的（我以爲在地下過了四分之二年華，而於人世沒所希求的老人，更不必有所碍口）奚十一那件修腎了的東西，是人世最深刻的刺激；很有些古奧的象徵意味。據說「上了麻藥，將他一劈四瓣，把狗腎嵌進；——這狗腎是要狗連的時候，一刀欣死兩個，從母狗陰裏取出來的；——這無異說「你這性就是狗性！——無異說「凡是同病老士一樣的都是狗性！」這寄興是何等深密呢？我讀這書，使我想到托斯以夫斯基的「罪與罰」；不過這生活有些不大普遍，而且有些是過去的罷了。

讀書識偶

（二）周代貴族時風度

阮元著「威儀說」，極力發揮商周人以威儀講性命的古訓。初看時覺得很支離，區區谷色辭氣之間，和性命該有多大關係？阮氏只顧攻擊宋儒的空虛，却陷於漢儒的淺陋而不自知了。後來才想到阮氏這種說法，的確是一種古義。原來商周時代，是貴族最得勢的時代。當時的文化，也全是貴族文化。那班貴族們養尊處優，君臨於一般胼手胝足「粗鄙近利」的「野人」之上。他們什麼生產事業都不參預，他們唯一的事務，唯一的修養，就是修「威儀」。試把「左傳」「國語」翻開一看，

當時卿大夫酬酢往來，那種雍容揖讓的景象，真令人悠然想見「三代之盛」。「郁郁乎文哉！」「君子」與「小人」，「夏」與「夷」，都要在辭令容止間表現出來。「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一有失儀，不祇貽笑大雅，簡直與生死禍福都有關係。如什麼「舉趾高」，「執玉惰」，在當時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沒有穆穆皇皇的威儀，怎樣使小民來觀瞻呢？「都人士」之詩曰：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這幾句詩活畫出萬日際際中的一個 Gentleman 的圖像。惟其有這樣可望而不可即的威儀，所以一般小民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把他當神聖敬奉，而不敢起一絲玩忽覬覦之心。阮氏引「左傳」上劉文公說的幾句話最有意義：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原原本本，從天上說來，把威儀的價值，增高百倍，這竟可說是一種威儀哲學。威儀就是性命，惟「君子」才能保持得定。本來人人都是「愛天地之中以生」，現在這「天地之中」却成爲「君子」的獨占品了。「君子」的職分，就在「一致敬」，「養神」，好好持守他的「動作威儀之則」。「小人」只老老實實，守着先業，出一點僂力好了。「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君子」雍容揄揚，「小人」胼手胝足。「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這不是清清楚楚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嗎？

畢竟阮元是個樸學大師，畢竟他明白古義。從他的「威儀說」裏，我們很可以想見周代貴族雍容揄揚的風度。這種風度是閒暇無事的表徵，是從無數小民的血汗裏滋養出來的。威儀就是性命。可不是嗎！公子王孫除下修飾容儀還有什麼事可幹？況且壯觀瞻，嚇小百姓，這裏面含着無限的妙用呢！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燕民）可愛的人兒呵，我也有點「心嚮往之」！

華嚴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詩之辯護 (雪菜)

甘師禹譯

評博多萊爾

血千譯

反抗的不朽作家 (拜金藝術)

趙蔭棠譯

現代中國文評

李辰冬

最後的假面具 (劇本)

劉紹蒼譯

最後的假面具

劉紹蒼譯

秋聲

廬隱

月色朦朧中的白河 (散文)

于廣虞

博多萊爾寄其母書

劉紹蒼譯

博多萊爾寄其母書

劉紹蒼譯

海涅詩

晶萍女士譯

暑思 (詩)

于廣虞

月的贈禮 (博多萊爾)

波西譯

歸雁

廬隱

歸雁

廬隱

編校以後

記者

編校以後

記者

明天 第二卷

第四期

論革命文學

釋勒對於強盜的自評

十月歌(斯托姆)

世故

第五期

Dickens論藝術

政治是命運(辛克萊)

異方的女郎(釋勒)

牧童底山歌(烏蘭德)

釋勒對於強盜的自評

蜻蜓的戀愛及其他

第六期

行為主義與倫理學

性教育的示兒編序

從出埠到勺城

海涅詩一首

房龍新著一發明的故事

第七期

夢片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觀念形態學

一個英雄般的死

最後咱倆個換了換褲子

讀書偶識

革命文學家

禹 亭

楊 丙 辰

劉 紹 蒼

致 研

武 者

趙 蔭 棠

劉 紹 蒼

劉 紹 蒼

楊 丙 辰

棘

春 芝 譯

豐 明

徐 玉 譯

劉 紹 蒼 譯

武 者

徐 玉 譯

武 者

博多生譯

劉 紹 蒼 譯

王 譯

文 甫 譯

野 男